





# 華岡詩歌朗誦社

## 向陽訪談

詩從生活中來，也要回生活中去。

向陽

每次見到向陽，總是風塵僕僕。華岡詩歌朗誦社於八月間假新象藝術中心舉辦了「向陽專輯」的演出，並作了一次小小的訪談，訪談則在輕鬆愉悅的氣氛下進行，向陽先生親切而幽默的對答，更使得會場十分融洽。當然，詩誦社的同學們則自己學長的詩，自然倍覺溫馨。華岡的天候雷雨，華岡的風情萬種……年復一年，是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呢？

「感謝詩誦社的專輯，為我這個垂死、即將入墓的學長，作這樣嚴肅、認真的表演。」向陽說。「聽過社員們的表演，不免想起在多風多雨的華岡，有詩歌朗誦社，隸屬詩社，當時一邊創作，一邊朗誦。現在，詩誦社已經成立詩誦社，看着學弟們朗誦自己的詩，隨着歲月，不免滄桑。譬如十年前，我也正如你們一樣年輕有血色，如今一頭亂髮……從事創作的詩人，現在詩壇上，都有赫赫的名聲：渡也先生，當時詩社的台柱；劉克襄，當時的一個學弟；當時的理論指導，是現在文訊總編輯，李瑞騰先生；還有寫小說的林文清、前衛的趙備民……為什麼十年前的華岡，一下子出了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人才，大家一起喝酒醉倒在華岡路旁，十年後，每個人走的路都不一樣。」

再過十年，又是個怎樣的景況呢？華岡人總是自我期許：要建立文化大學成爲第一流大學。這樣的理想抱負，在我們這一代的努力經營下，是不是能逐漸達成目標呢？我們願意盡力，並且深切盼望着。可以肯定的：走出華岡，有許多許多優秀的學長、學姊們，值得我們學習效法，引以爲榮。這時，在場的華岡人都十分感動，心中遂產生了不可言喻的共識與情懷。接着，訪問者提到了一個十分輕鬆的問題。「爲什麼你以『向陽』爲筆名呢？是否有特殊的涵義。」向陽開玩笑地說是因着有先見之明。在當時，向着東方的太陽！日本，是極不適合的，但台灣終究會走上越來越民主政治的路線。他笑着穿插了一段自己的故事。「那時喜歡一個女孩子，她的名字有一個『春』字，因着害怕少男的心理被識破，就取『向陽』爲筆名。後來發現春聯上，有『向陽花木早逢春』這麼一句話。所以比較正式的場合，我就用春聯作解釋；像今天這樣輕鬆愉快的場合，我就用愛情作解釋。」

大家都笑了。有人逗趣地問：「那位什麼『春』的女孩子，是不是現在的林太太？」向陽更加逗趣地回答：「她已遠嫁美國。但是每次回台灣，都會來看我和林太太。」

訪談在這樣扣人心絃、談諧且耐人尋味中逐漸走入正題。我們知道，「十行詩」及「方言詩」爲向陽最具代表性的詩作。在愈趨多元化的社會中，詩的創作發展亦包容了無數可能，因着各人眼光歧異，欣賞角度及文學價值觀的不同，對於向陽的詩作，在各種評論文字或者詩人作家、第三者的閒話家常中，自然有褒有貶，有贊同有反對，這些且擱下不提。在我們讀過、朗誦過向陽的十行詩、方言詩之後，不難發現他對於創作理念，有着相當的堅持。在積極開拓世界、廣闊接觸見聞之後，他決定回到屬於自己的這片土地。而他所堅持的便是：詩，從生活中來，也要回生活中去！

詩誦社在設計詮釋方言詩朗誦時，遇到了種種困惑。能接受方言詩的人有多少？方言詩的朗誦，我們應採取比較道地粗鄙的方言來表達，或者以一種較文雅修飾的言語來朗誦？向陽和我們一同探討了這些問題。「從民國六十五年，我開始以方言詩寫作，跨越的時間已經有十年。關於傳達性的問題，在於要看不要看，一首詩，若是連身邊的人都不能感動，那麼，寫作是爲什麼呢？」曾有一個週納納詩人在公開討論會上以土語朗誦詩。他說：「我可以用英文讓全世界的人聽到我的聲音，但更重要的，我希望自己的同胞了解自己的問題。」向陽的方言詩，亦具備了這樣的草根性。或許，了解問題並不一定能解決問題，然而，當大家都重視問題時，就能產生有效率的溝通。譬如其方言詩中，有一首「在公佈欄下腳」，描繪一個以台語思考的小人物，面對一張公司倒閉的公告，所產生的種種心態。兩種語言的對立寫作，是一種溝通的嘗試，看似彼此對立，實則在合作他們。

十年來，方言詩的創作心路歷程，相信不僅「現實台灣刻劃」以及「基於對人間關愛」等隻字片語可以解釋完全的。「思考方言詩的寫作有兩種，一、向陽繼續說，「當用普通的、一般性的語言時，就用通俗的話語來表達；當爲了要傳達台語的古老性，就用漢文較典雅的方式來表達。就中的差別只有一點點，譬如古書講『努力』，一般講『打拚』一樣。不過我有一個想法，既是以台語作爲一種文學語言，所以無論在字彙、用字、用語上，都希望力求豐富，盡量在同義中找尋不一樣的字和詞。這樣的想法，和國語文學是一樣的，必須不斷有新的詞彙、辭句，來豐富、光大他的生命。」是的，文學的生命浩如江河，字詞的運用是一門大學問。在方言文學愈發豐富，愈發推陳出新的同時，是不是考慮到有許多人對於方言詩「能夠聽懂卻看不懂」，或「能夠看懂卻不會唸」，這樣語言上的隔閡，如何來解決呢？向陽說：「作品被寫出來成爲文學，就必須大家能看懂。用台語寫詩，只要能唸，大家都聽得懂，但許多人看不懂。我一直

這時台下有人反應「出錄音帶」。大家都認爲不失爲一好辦法。方言詩的創作，難免有這樣的障礙，而其創作的精神與心態，實令筆者欽佩不已。他曾說過一段話：「創作時是嚴肅的、吃力的。費盡心血與時間。但我不後悔。以今天一個年輕人的眼光去觀察日據時代的鄉村社會，以事實的隔來反映精神的隔，對我，這即是責任與考驗。我們都認爲，這樣的概念所帶給我們的，不僅是方言詩朗誦所面臨的沈思，更是對於整個大時代所展現的文學生命的思考與探索。與其方言詩並稱的十行詩，爲向陽詩作的另一大特色。在現代詩倡導排除舊有的格律，展現新風貌之時，向陽爲什麼堅持詩的形式，而從事十行的寫作呢？」

「因爲十行紙的公文看太多了。」他打趣得話入正題。「寫十行詩和方言詩一樣，已經十年了。在當時我是一個默默寫詩的小孩，時常請教別人。但是一直請教也不是辦法，必須走出自己的路子，發揮絕學。」「台語」就是一種，當中有無限天地，讓你去開拓。在我內心，因着喜歡文學的因緣，讀了不少古典作品，從離騷到明清小說，對我都有相當大的誘惑力。我發現，唐詩也好，宋詞也好，讓我感覺，都是經過嚴格規律下產生的。久遠的年代已經證明了所謂「嚴格的規律」並不會限制一個詩人的想像力。至於中國新詩的發展，從民國六年一直到六十年，將近六十年的時間，個人從事格律的提倡，有童駘寫過十四行集；有聞一多寫過格律體，而台灣沒有。因爲現代派認爲，詩要與這些押韻、有格律的東西分開。因爲台灣沒有人寫格律詩！這也就是我與跟別人不一樣的，最少最少，提供給讀者不一樣的資產，嘗試在詩中重新建立一個基本的格式。所以，我寫十行詩，在十行中去發展，當然並非很嚴格的，沒有限制字數，沒有押韻的規定。以嚴格的尺度來看，當然稱不上什麼「新格律」，也許，「新格律」會在你們這一代產生。」

「在十行寫作中，有沒有特別的要求或創作的竅門呢？」當然，十行詩的創作心態是極爲嚴肅的，創作竅門又豈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完。而向陽提出了最大的通則！運用矛盾。前後兩段的矛盾，斷句與斷句的對立，都使詩呈現非常緊密的結構。矛盾所產生的張力，更足使詩撼動人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創作的訣竅端賴個人去發掘、去體會、去經歷。

許多偉人成就大事業，在他們小時候總會有若干異事。譬如華盛頓砍櫻桃樹；那麼，我們很想知道向陽小時候是不是也有若干先兆，使得他今天寫了如此豐富、燦爛的詩句？「小時候我害羞內向，向陽笑着回答這個問題。「只敢躲在牆角偷看女孩子，從小就有強烈的戀愛慾望。」大家聽得開心地笑了，訪談就在這樣和諧的氣氛下結束。詩的藝術，就像是最後癡聚的欲滴，在我們心中迴旋、澎湃，對於詩壇，對於華岡，甚或對於自己，我們都有更深的期許。

郭志成 廖淑芳 採訪  
周昭鼎 撰稿



林晨柏

# 他們的身影

一、僻巷中的聖餐

如一條瞎盲的腸子

被遺忘在七彩霓虹之外

一對襤褸的母子在一堆穢敗裡

撿拾朵朵文明的塑膠花

男孩如貓頭鷹的目光猛烈

攪獲一個生日蛋糕紙盒

舌頭在盒底的碎屑中瘋狂舞動

空虛的腸子也跟著慢慢蠕動

三、他們的身影

他們的身影如此清晰

喧鬧吵雜的夜市

搖籃旁盲目的老婦聲聲奏著月琴

人注人來的地下道

缺手殘足的弟兄俯伏呻吟不斷

他們的身影那麼熟悉

午夜異鄉冷清的車站

一群野狗于徘徊

月光慘淡的窗前

幾隻垃圾貓仰首哀鳴

他們的身影如此陌生

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飢荒

沒有眼淚沒有疼痛沒有死亡

他們的身影那麼模糊

在高樓大廈裡淹沒

在人群的夾縫中消失

一個銅板落在花鼓般的圓盤裡

嘶起痞瘡的蓮花落

地面閃耀一道

鄙夷懷疑與漠視的陽光

頂禮膜拜一雙雙匆匆飄逝

乍紅旋綠的高跟鞋馬靴

橋端兩個兒兒跪地默禱

(身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浪注波岸的天橋

(橋上金沙布地雅音縈繞)

洶湧的車濤上跨起一座

二、天堂之梯

幾隻垃圾貓仰首哀鳴

月光慘淡的窗前

他們的身影如此陌生

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飢荒

沒有眼淚沒有疼痛沒有死亡

他們的身影那麼模糊

在高樓大廈裡淹沒

在人群的夾縫中消失

雞蛋，當然是下在雞窩裏，怎麼會跑到水缸裏去呢？鴨、鵝一天到晚戲水浮游，尚且上岸產卵，更何況是不諳水性的雞，那有可能在水缸下蛋呢？

可是，小時候我們家就有隻「老母雞」，專把雞蛋「在水缸裏」，一次兩個，撈起來就可以吃！你說神奇不神奇？

記得那時候，我和哥哥正讀小學，父親遠至高雄創業，留下母親，打工下田，家教甚嚴，尤其對孩子的教育從未放鬆一刻，她規定我們兄弟倆每天天沒亮就得起床「唸」書！誰的聲音大，她就疼誰。儘管她根本聽不懂課文的內容，但在遠處煮飯或洗衣時，一旦聽不到朗朗書聲，馬上就會放下手頭的工作，過來將我們從睡夢中喚醒。但是我

問西；問哥哥，哥哥先是搖頭不答，但後來不曉得是拗不過我還是別具用心，終於神秘兮兮地有介事地告訴我：「我們家飛來了一隻老母雞，很會游泳，每天我們還沒起床牠就浮在水缸內，每次下兩個蛋，下完就飛走……」我半信半疑，拿他的話去向母親求證。母親蹲下來摸著我的頭微笑地說：「傻孩子，天底下那有那麼好的事情，要靠自己努力才有出息，知道嗎？」我不知道是母親有意隱瞞還是哥哥存心騙人？

縱使哥哥沒騙人，但剛下的蛋總是生的，何以水缸裏按時出現的雞蛋偏偏是熟的呢？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水冷的關係，「老母雞」下的蛋一入水就被凍熟了？為了印證這項臆測，我曾經在臨睡前母親提

，側肩慢慢地放入水缸——我終於恍然大悟了！馬上衝出去抱住母親，天真地問道：「媽媽！原來您就是那隻「老母雞」，對不對？」母親笑著點點頭。我要求她明天起多煮一個自己吃嘛！母親又點點頭，笑著。我禁不住興奮仍想再說話，她不讓我再講下去，催我去喚哥哥起床一塊兒唸書。「蛋快不燙了。」

「走到一半母親又叮嚀了一句：「以後放水西進水缸，記得先洗一洗，不然水都搞髒了。」我感覺自己臉頰熱熱的，真不好意思。

那天我迫不及待地拉哥哥起來，雀躍不已地對著他直嚷：「我看到那隻老母雞了！我看到那隻老母雞了！」哥哥一時目瞪口呆，我則一再聲稱：「是真的！是真的！」並反覆描繪那隻「老母雞」是多麼的好看！多麼的慈祥！「從明天開始，水缸裏會多出一個熟雞蛋哦——是我提出的要求，牠親口答應的。牠還是一隻會說話的老母雞呢！」

瞧哥哥一頭霧水的傻模樣，我忍不住在背後裏裏偷偷笑，等著瞧吧，明天一定讓你吃驚。

# 水缸裏的雞蛋

陳益源

們經常執「迷」不「悟」，老是麻煩她老人家往返奔波。

突然有一天清晨，母親宣佈說：「水缸裏有兩個熟雞蛋，可以先去撈起來吃。」——到現在我還依稀記得當時哥哥驚喜的複雜表情，而我更是睡意全消。母親嘴角牽動了一下，好像想說什麼又沒說，就轉身去做她做也做不完的工作了。從此，我和哥哥每天一早醒來，不等母親吩咐，就一起到水缸前撈蛋，哥哥較高由他來，我站在一旁看他撈袖子、持水瓢、肚子頂著缸沿，像翹翹板一樣，好不容易才把兩個蛋撈上來，然後兩人把切了老半天才捨得吃掉。

可是，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熟雞蛋會出現在水缸裏？問母親，母親催我快回裁縫機前去唸書，少問東

桶裝滿水缸的水後，偷偷地投了一個生蛋下去，結果隔天醒來一看，缸底還是並陳著兩個熟雞蛋，而不是一個或三個——這下子，我更糊塗了。

於是我決心要解開這個謎。某天凌晨，當哥哥還在呼呼大睡的時候，我已醒了好久，聽到母親步出廚房的腳步聲之後，才躡手躡腳地摸到水缸旁邊想探個究竟，令我意外的是：缸上既不見老母雞，水底也沒有熟雞蛋！但隨即我便會到老母雞一定是看到我在這裏所以不敢露面。我擔心見不到老母雞，又害怕今天早上沒蛋吃，遂縮著身子趕緊躲到竈邊去窺伺……

過了一會兒，只見母親走了進來，掀開鍋蓋，拿筷子從稀飯裏夾出兩個蛋來，用水沖乾淨，裝進水瓢

上個月從臺北返鄉，協助母親清理老家的倉庫，再度看到那口廢棄已久的「老母雞」下過蛋的大水缸，意外地發現缸內細木屑上居然堆著一窩雞蛋，頓時勾引起我許多童年的回憶……當我情不自禁剛要伸過手時，黑暗中忽然竄出一隻老母雞，用牠的利嘴和銳爪狠命地啄我、攫我。我楞了好久，清醒之後才發覺母親自己一個人已只見她老人家雙手持著綁有掃帚的竹竿左右晃動，而無數的蜘蛛絲正巧落在她刻滿皺紋、已泛白髮的額上和頭上……

「水缸裏的雞蛋」。

上個月從臺北返鄉，協助母親清理老家的倉庫，再度看到那口廢棄已久的「老母雞」下過蛋的大水缸，意外地發現缸內細木屑上居然堆著一窩雞蛋，頓時勾引起我許多童年的回憶……當我情不自禁剛要伸過手時，黑暗中忽然竄出一隻老母雞，用牠的利嘴和銳爪狠命地啄我、攫我。我楞了好久，清醒之後才發覺母親自己一個人已只見她老人家雙手持著綁有掃帚的竹竿左右晃動，而無數的蜘蛛絲正巧落在她刻滿皺紋、已泛白髮的額上和頭上……



# 詞之旅

## 序 幕

詩詞曲賞析專欄今年度將繼續詩之旅後，再呈現中國文學另一特質——詞，與讀者共同做一趟感性的詞之旅。

詞，一名「詩餘」，又名「長短句」，是一種特具規律性與音樂性的韻文。從廣義說：詞是中唐以後一種新興的詩體，是中國詩歌文學之一環。在作用上，詩可以抒情、寫景、詠人、賦物，或感時之作，或懷古之思；詞的作用，跟詩也沒有兩樣；而且，它可以獨立成篇，也可以多首合詠一個主題或分詠各個事物；所以，詞可說是廣義的詩。從狹義說：詩有詩的格式，詞有詞的規律；詩只講平仄，詞除講平仄之外，還要講四聲。總之，詞上不似詩，下不類曲，它是介於

詩與曲之間的一種韻文。而詞有定格，句有定言，韻有定聲，是詞的特徵，也是詞與詩、曲不同的所在。

本欄在這次定名為「詞之旅」單元中，將引領讀者來觀賞歷代詞風特色，經由此種介紹，而了解各種詞風形成的原因，以及作者是在何種時代背景、環境中，完成各種不朽名作，同時在詞句的賞析，力求以感性的文筆來解析詞，以使讀者更能體會作者創作的始意。

詩詞曲賞析專欄是在每週五華夏導報增刊上刊出，在專欄名下，有阿拉伯數字之號碼，以便喜歡詩詞曲的讀者收集閱讀（本學期繼「詩之旅」的篇數，數字由②開始）。此外在大典館左側壁下的「古典詩詞欣賞」的看板，將配合詞之旅單元，每週介紹兩首詞。內容是與本週導報上介紹的詞家詞風相近的作品，在每首詞之後，附加一百五十字左右的賞析。希望經由此種簡短的介绍，能引發閱覽者對於詞的興趣。

同時為了能與讀者做雙向的溝通，我們將在「古典詩詞欣賞」看板旁邊，設立「詩詞曲服務信箱」，並有「詩詞曲服務回函」，歡迎對於詩詞曲有任何疑問問題者來函，我們將給予完整滿意的答覆。同時也希望對於本欄有何建議或批評，能夠來信，祈使本欄日益完善。

在下周五，我們將從詞的起源、演變、影響，以及代表人物等，從各方面對詞做一簡介，讓讀者對詞有一通盤了解，歡迎讀者與我們同遊感性的詞之旅。

### 《律法與活生》 華岡法律服務中心

# 我該怎麼辦？

**一、案例**

海龍經營了一家貿易公司，某日，友人文義急需一筆款項，因此以一張面額新台幣伍拾萬元之支票與海龍調現。誰知支票到期之時，海龍卻遍尋不獲，無法持之向銀行為付款提示。事隔年餘，海龍從一律師朋友處得知支票遺失後，仍得請求返還該筆債款，海龍到底應如何為有利之主張呢？

**二、解析**

依票據法第二十二條一項後段之規定，票據上之權利，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一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又同條二項後段規定，支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索權，四個月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因此支票到期後經過一年以上，即不得再依此票據主張付款請求權及追索權。惟依同法第四項之規定，票據上之債權，雖依本法因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執票人對於發票人或承兌人，於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得請求償還。亦即「利益償還請求權」，此項債權仍應適用民法一般消滅時效之規定，即若未經過民法第一二五條所定十五年之期間，仍得依法請求。但發票人或承兌人是否受有利益及其所得利益若干，應該由請求償還利益之執票人負舉證責任。本案海龍不小心遺失了支票，自然無從行使其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僅得主張「受益償還請求權」。

。惟喪失票據之人仍應為下列之補救措施：一、止付通知，避免他人冒領；二、公示催告，防止他人善意受讓。依票據法第十八條規定，票據喪失時，票據權利人得為止付之通知。但應於提出止付通知後五日內，向付款人提出已為聲請公示催告之證明。未依前項但書規定辦理者，止付通知失其效力。而止付之方法，依票據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止付之通知應填具掛失止付通知書，載明下列事項，通知付款人：一、票據喪失經過。二、喪失票據之種類、帳號號碼、金額及其他有關記載。三、通知止付人之姓名、年齡、住所，其為機關、團體者，應加蓋正式印章，並由負責人簽名。個人應記明國民身分證字號。票據權利人為發票人時，並應使用原留印鑑。而公示催告，則應向法院為聲請，然後取得除權判決。為上述措施之後，票據權利人即得依票據法第十九條規定行使權利，即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其經到期的票據，聲請人得提供担保，請求票據金額之支付；不能提供担保時，得請求將票據金額依法提存。其尚未到期的票據，聲請人得提供担保，請求給與新票據。

**三、參考法條**

民法一二五條、票據法十八、十九、二十二條、票據法施行細則五條。

# 沈默大師

卓立



某和尚自稱為「沈默大師」。其實是個騙子，對佛法沒有真正的了悟。為了賣弄騙人的禪，帶著兩個能言善道的和尚替他回答問題；但是，自己卻一言不發，好像顯示他那莫測高深的「無言之禪」似的。有一天，他帶來的兩個和尚不在，一個雲遊僧跑來問他：「禪師，何謂佛？」他不知如何應付或回答，頭腦昏了，只能絕望地到處張望——向東看看，向西看看，這裏看看，那裏看看——尋找他的代言人。這雲遊僧顯然很滿意，然後又問他：「何謂法？」這個問題，他也不能回答，於是先看看天花板，又看看地板，向上天和地下地求助。這和尚閉上眼，「何謂僧？」現在，沈默大師什麼也不能做了，只好閉上眼睛。最後，這雲遊和尚問：「何謂福樂？」「沈默大師」絕望了，無可奈何的向發問者張開手臂投降降狀。但是，雲遊和尚卻非常高興，對這次問對表示很滿意。他離開禪師繼續他的行程。在路上，雲遊僧碰到那兩個隨侍的和尚正在往回走，便告訴他們說，「沈默大師」是多麼悟道深切。他說：「我問他何謂佛。他立刻把臉轉向東邊，又轉向西邊，這意思是說，人類到處尋找佛，其實，佛是不應該東找西找的。我又問他何謂法。在回答這問題時，他上下看看，意思是指法的真理完全平等，沒有高低之分，只有淨與不淨之分。在回答「何謂僧」的問題時，他只閉上雙眼，什麼也沒有說。這可以使我们想到下面的一段話：

「如果一個人閉上雙眼，在雲山深處熟睡，那麼，他就是高僧。」

「最後，在回答我最後一個問題「何謂福樂」時，他伸出雙臂，把雙手擺在我面前。這表示他正在伸出助人的雙手，導一切有情得福。啊！一位悟道多麼深切的禪師！他的教訓多麼深刻！」

當這兩個隨侍的和尚回來時，「沈默大師」叱責他們說：「這段時間你們跑到那裏去了？剛剛我因得要死，幾乎被一個好問的雲遊僧問垮了！」